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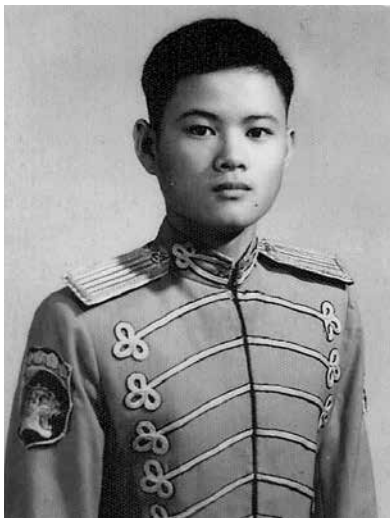
・姚其義口述，吳慶璋整理記錄・

## 跳傘（上）

民國七十三年中隊在六月、七月各發生一起F-100飛安事件，八月十五日我駕駛編號「二〇八」F-100執行兩機領隊訓練時，再度因為發動機熄火，處置無效，實施彈射，聯隊長唐飛將軍請示總司令部後，F-100不再升空，我成了全世界F-100作戰部隊最後一個跳傘的飛行員。

### 從軍

和許多同學一樣，當年投考空軍幼校，除了嚮往飛行，最大原因是為減輕爸媽負擔，家裡兄弟姊妹多，我



姚其義老師報考空軍幼校主要是幫忙減輕父母照顧家庭的重擔【照片取自姚老師個人臉書】。

排行老五，空幼體檢嚴格，很多人過了一關又一關，卻在視力箱這關被刷了下來，我順利通過視力箱檢查，但是體重只有四十二公斤，與空幼體檢最低四十四公斤差了兩公斤，醫官看了看問道：「父親是做什麼的？」，我答：「父親是軍人」，他悄悄幫我加了兩公斤，讓我順利進了空幼。

就讀空幼期間，我練馬拉松鍛鍊身體，後來讀官校改練游泳，每年校內比賽都獲得金牌，四年官校期間，無論校慶、全軍運動會或是大專院校運動會，參加個人蛙式和團隊接力比賽都技冠群雄，四年累積四十四面金牌，就讀軍校期間既是馬拉松選手，也是游泳選手，因為運動我的身體變強壯了。

民國六十九年，畢業後掛階飛F-33，飛第四課時，同學李家棟由第四十四期教官帶飛，結果撞山，當天晚上李家棟托夢給同寢室的王國華，說白天飛行時教官叫他「跳傘！跳傘！」，呼叫得很急促，當時他很害怕，不敢跳，眼看山就在前方，來不及拉高，最後連人帶機一頭撞山，撞山前教官不得不自行跳傘，不過教官雖然跳了出來，因高度太低掛在樹上，肋骨斷了，內臟重創殉職。

李家棟托夢給王國華這件事情傳

姚老師（左二）熱衷游泳，官校四年累計獲得四十四面金牌【照片取自姚老師個人臉書】。



了開來，我們六十一期有十個同學打報告不飛了，總司令部很重視，校長陽雲鋼和我們溝通，溝通後我和另三人留校，與六十二期甲班同學一起飛F-33，半年後完訓，我、劉煌燦、王超凡三人到新竹基地報到，當時聯隊長是張復，隊長董強亞，三人在第四十一中隊換訓F-100，完訓後同學劉煌燦分發第四十一中隊，我分發第四十八中隊，王超凡則轉換機種，去了第六聯隊。

### 跳傘

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一日唐飛接聯隊長，當年七月，新竹基地受令換裝

姚其義老師（後排中間紅圈者）與幼校同學合影，右方為國防部副部長柏鴻輝先生【照片由受訪者提供】。



F104G，第四十一與四十二中隊先後前往CCK，新竹基地則維持F100一個中隊的戰力。

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十五日，當天全基地飛機妥善率只剩六架，我和同學劉煌燦同時訓練兩機領隊，我的長機是潘斗台教官、二號機葉國豪、我是三號機、四號機楊華倫教官，才開車，我駕駛的飛機就故障，於是換飛

機，改飛原本劉煌燦飛的編號「二〇八」F100，這一批劉煌燦兩機領隊訓練臨時取消。

換飛機後，四架飛機進跑道，一、二號機先起飛，接著我和楊華倫起飛——「起飛、收起落架」，這時忽然聽見長機潘斗台教官無線電中告知二號機：「你漏油！漏油啦！」通信車陳俊達教官指示二號機轉換波道至CCA，由CCA引導返場落地，我回頭看了看四號機，發現楊華倫教官三個輪子還在外面，問教官：「輪子收不上嗎？」，楊教官答覆輪子收不上來，這批同時起飛的四架飛機壞了兩架，通信車叫我們立即回來，楊教官答：「我們拉一個小航線後返場落地。」楊教官帶著輪子拉一個小航線準備返場落地，我chase楊教官，進入五邊，這時通信車叫我重飛。

重飛，拉一個小航線到三邊，開始下滑準備落地，四邊時，塔臺說五邊有官校C-1在練起落航線，再度要我重飛，我只好收起落架加油門，重飛拉到三邊，這時發動機「咻」一聲熄火，處置無效，我立刻告訴塔臺發動機失效。

無線電中頓時傳來一片吵雜，通信車要我salvo，當時飛機高度大約九百呎，很低，無線電中有人大吼：「

快跳傘！」副大座陳盛文大叫：「跳傘！跳傘！跳傘！」跳傘前我轉頭看跑道，把姿勢做好，拉了彈射座椅板機，彈射。

彈射當下，眼前黑視，什麼都不見，直到傘開剎那才醒過來，想起之前六月有李宏倍教官、七月是陳燮祥隊長，中隊連續兩個月發生兩起重飛安事件，有教官開會時說：「跳傘時眼睛應平視海面，雙腳即將碰觸海面前，再釋放傘衣」，教官說他因為太早釋放，人掉進海裡，沉得很深，許久才浮了出來，差點淹死。

我按照教官所言，在雙腳即將碰觸海面前，釋放傘衣，但是不知怎麼的，釋放環扣怎麼拉都拉不開，費了一番功夫，終於拉開，傘衣脫離後，立刻爬上救生艇，當時原以為跳傘海



姚老師穿上飛行服，挺拔帥氣，後方是F-100型機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



F-100型機空中飛行畫面【本社資料照片】。

域距離基地不遠，應該很快獲救，但是久久不見直升機來，本想自行游泳回來，但是又看不到陸地，只好打消自行游泳回岸上的念頭，在海面上載沉載浮等待救援。

等待救援時，想起不久前陳燮祥隊長跳傘後，曾將救生艇攜回放在寢室裡，後來被勤務高添貴士官當垃圾丟掉了，我和段啟疆教官同一間寢室，有一回段教官告訴我：「下次咱倆不管誰跳傘，記得把救生艇帶回來當紀念」。

想想之前起飛時天氣還好，但是跳傘後天氣瞬間突變，能見度不到三哩，有低雲，我抓住救生艇在海上漂了一個多小時，直到雲散了，直升機才來執行吊掛，為了實踐和段啟疆教官的約定，我告知想將救生艇吊掛上來，後來真把救生艇帶回基地，不過因為救生艇險些打到旋翼，被五十七期王子昂教官海K了一頓，說直升機差點栽進海裡，問我知不知道這樣很危險。

落地後，跳下飛機，聯隊長唐飛將軍在基地大坪等候，我上前立正站好行舉手禮，聯隊長拍拍我的肩膀：「不要告訴我飛機怎麼失事的，只要告訴我，你是怎麼活著回來就好。」隨後我上了救護車，前往醫院檢查。

因為跳傘，脖子扭傷，躺在病床上，全身像被分離一樣酸疼。下午，基地督察室主任李天羽上校，陪同總部督察室來醫院調查失事原因，總部飛安官每問一個問題，李主任就幫忙回答一個問題，我一句話都沒說，就完成筆錄。

民國七十三年六、七、八月接連發生三起重大飛安事件，唐飛聯隊長請示總司令部後，F-100自此不再升空，我成了全世界F-100作戰部隊最後一個跳傘的飛行員。後來我和同學劉煌燦，同時調官校任飛行教官，未能參加民國七十三年九月五日的除役典禮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姚老師是全球F-100作戰部隊中，最後一位跳傘的飛行員【照片由作者提供】。